

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与 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

贺 来

摘 要 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中是否存在着哲学维度,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构成这一争议的焦点。如何回应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对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需要澄清并深入分析马克思哲学的“反哲学”和“非哲学”的真实所指,并从马克思关于哲学与生活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变革性理解出发,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哲学的合法性提供根本性辩护,并彰显其哲学观独特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独立哲学的外观;生活实践的观点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5-0028-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20003)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共识。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中不言自明的、无需反思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向度。然而,如果深入哲学史和后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史,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是否存在哲学维度,如何理解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其哲学维度的本质及其内涵,等等,都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重大课题。在围绕这一课题进行的争论中,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又成为其中的焦点性和核心性议题。回应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并阐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哲学维度,对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合法性、阐明它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意义,具有十分特殊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

所谓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指向的是这样一种基本观点,即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包含一个内在的悖论:如果坚持从马克思思想中最为基本的理论立场和观点出发,它就无法为哲学的存在合法性提供必要的证明;反之,如果承认马克思学说中包含哲学的维度,则将导致马克思思想中那些作为基石的理论立场和观点失去理论效力。由于这一内在悖论,使得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中,没有为哲学的独立存在地位留出空间。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哲学的维度无法合乎逻辑地获得确证,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在根本上是“非哲学”,甚至是“反哲学”的。

具体而言,上述所谓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悖论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最显然的便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与以“解释世界”为旨趣的哲学之间的悖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一著名的论述,即“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成为指称这一悖论的根据。追问和捕获理解世界的最高存在和永恒真理,以实现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是哲学长期以来最重大的主题和使命,马克思否定了这一哲学主题和使命的合理性,

认为“改变世界”这一真正重要的问题完全超出了哲学的功能和领域。因此,坚持“改变世界”的思想旨趣与“解释世界”的哲学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悖论,承认前者,就必然要摒弃和否定后者。基于这一认识,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不是作为一种哲学出现,而是体现为对哲学的替代多次出现,体现为一种非哲学,甚至是一种反哲学。它也可能是近代最大的反哲学。”^{[1](P3)}。

其次,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这种内在悖论还体现为,他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的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与独立性之间的悖论。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把包括哲学在内的诸种意识形态把握为建立在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不具有超越社会存在的独立性和自足性;相反,它以特殊性冒称普遍性并试图以虚假的普遍性膨胀为统治全部社会生活的抽象原则。因此,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2](P550)},因而是一种虚假扭曲的意识。从这种观点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与哲学的独立存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共存的冲突,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观点无法证成哲学独立的存在地位。

第三,与上述内在相关,马克思的一系列重要著述,把摒弃上述以“解释世界”为使命并把自身视为“脱离他的全部经验生活关系,脱离他的活动,脱离他的生存条件,脱离作为他的基础的世界,脱离他自己的肉体”^{[3](P326)}的哲学的独立存在作为自己的理论任务,治疗哲学的抽象病症,否定以往哲学的问题、内容和形式,质疑哲学独立存在的根基,等等,从而划清与以往哲学的界线,是马克思诸多著述的重要内容。因此,马克思哲学否定和摒弃哲学的明确论述与哲学的独立存在地位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悖论。马克思强调,如同宗教一样,只有当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陷入抽象化和异化的境地时,作为独立存在的哲学才成为需要,哲学问题才会产生。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抽象性和异化的克服,哲学问题将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并变得不再被人需要: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2](P192)}。为了解决所有这些对立,以往人们试图求助于哲学,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对立的克服,“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2](P192)}。因此,马克思在他的诸多论述中,把哲学称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2](P509)},并表现出对哲学的轻视、嘲讽和摒弃态度。马克思明确说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2](P526)},人们必须“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3](P262)}。如果尊重这些论述以及这些论述中所表达的对哲学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就无法证成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存在独立的哲学形态。

不仅如此,上述对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内在悖论”以及由此得出的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无法实现哲学的自我证成的观点,在马克思著述的形式和内容中,似乎都有着深层的根据。

从形式上看,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发现,马克思没有建构以往哲学那样由“纯粹”的哲学概念和范畴建构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使在人们公认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也始终找不到用以往哲学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系统的哲学文本,找不到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可相比较的哲学话语系统。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在与法哲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和交汇中表达和生成的自己的思想。这似乎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为上述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提供了佐证。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马克思的著作中有诸多明确“否定哲学”“消灭哲学”和“超越哲学”的论述。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德国的政治实践派时说道:“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2](P10)};在批判政治理论派时说道:“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

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2](P10),在此,“消灭哲学”被表述为其明确的主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对“一般哲学”的批判并置,认为只有对“一般哲学”即“全部哲学”进行清算和扬弃,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2](P204)才能在根本上得到克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哲学”和“哲学家”几乎成为马克思讥讽和嘲笑的对象,他甚至把哲学与宗教、道德等并列,视之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之一,并斥之为“时代的幻想”^[2](P545)和脱离物质实践的“理论上的空中楼阁”^[2](P547);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在概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后说道:“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4](P312)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终结”了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的“哲学”观点。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无论是西方哲学史家还是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对马克思理论体系无法证成哲学因而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不存在哲学维度的观点表示认同,并认为:在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中,我们不但找不到“哲学”,相反,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反哲学”。

在西方哲学史家撰写的哲学史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它们或者几乎无视马克思的哲学,或者只给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相比极不相称的篇幅,即使在这有限的篇幅中,也只按照他们理解的“哲学”概念,摘取马克思浩繁著述中的某些片段进行碎片化和印象式的解读。对此,柯尔施中肯地指出:“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因而就把它当作‘黑格尔主义的余波’而不予以考虑”,“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著作,……它已经返回到这样一种哲学的和写哲学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它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象中得到任何‘哲学的’东西来”^[5](P1,7)。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虽然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在基本立场上有着重大不同,但他们在拒斥和否定马克思思想中具有哲学维度这一点上,却有着同样的观点。对此,柯尔施的概括同样颇为精当:“他们对待哲学问题的方式,完全可以用恩格斯有一次在谈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时使用的生动语言来描述:那就是简单地把它‘随便扔在一边’。事实上,正是许多看上去最正统地依照导师指示行事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以同样随便的方式去对待黑格尔哲学乃至全部哲学。”^[5](P2-3),正如豪格所言,“在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除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之外,都把哲学从马克思[思想]中清除了出去”^[6](P147),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克服和取代了资产阶级哲学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也克服和取代了全部哲学的形式和内容。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仅不可能存在哲学的向度,而且,如果承认并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将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带来重大的损害,因为如梅林所说,马克思的不朽成就的一个重要前提正在于它“抛弃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幻想”^[7](P268),或如考茨基认为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消灭了哲学而使自身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在此情况下,再强调马克思理论的哲学性,将必然否认其科学性,这在理论上将导致倒退和蜕变,在实践上将对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产生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可见,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在基本理论立场上有着重大不同,甚至截然对立,但在否认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问题上,却出人意料的一致。

上述观点对马克思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承认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和思想维度,就必须回答: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和回应上述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悖论”并回答“马克思哲学究竟如何实现自我证成”?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包含并体现着哲学维度?这种哲学维度的性质内涵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为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哲学维度提供自觉证明,澄清和凸显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哲学维度的真实意义。这是捍卫马克思哲学存在合法性的前提性课题。

二、回应马克思哲学“自我证成难题”的关键

当人们指证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存在“哲学自我证成难题”甚至“反哲学”倾向的时候,它们秉持的是一种把哲学视为“无前提”的“独立的哲学”的哲学观。正是坚持这种哲学观,他们才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找不到这种“无前提”的“独立的哲学”的存在形态。然而,正是针对他们的这种视为不言自明、无需反思的哲学观,马克思提出了根本性的诘问和质疑:“无前提”的“独立的哲学”形态是否可能?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哲学自诩的“无前提”的“独立的哲学”形态,实质上在深层上正依赖一些缺乏反思的独断的前提。对这些前提进行深入反省,揭示它们的无根性和派生性,从而消解这种长期以来对哲学的执念,正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重要任务。从理论上对此进行澄清,是回应上述马克思哲学“自我证成难题”的关键。

概括而言,这种对“无前提”的“独立哲学”形态的哲学观所坚持的主要前提预设主要有:

首先,它相信哲学和哲学家可以站在现实世界之外,获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终极知识。普特兰把这称为“外在论”观点,为哲学和哲学家拥有的超然世外的立场的观点,等于认为人拥有一种“上帝的眼光”,根据这种观点,“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之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的。对‘世界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描述。真理不外乎在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部事物和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8](P55)。正是这种哲学与世界的外在关系的前提预设,为哲学提出了把握关于世界的无条件的终极知识的任务。在此意义上,有一个专属于哲学且只有哲学才拥有的独立的永恒真理和绝对知识领域,这保证了哲学居于全部知识和学科的顶端的独立王国的特殊地位。

其次,它相信,作为独立的真理王国,哲学把握的终极知识是最具普遍性的本质知识。以“世界之外”的“上帝的眼光”去获取关于能够解释世界一切事物的宏大智慧,一定不同于关于个别和特殊事实的知识,而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关于“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普遍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这种最具普遍性的本质知识体现和凝结为“普遍概念”。哲学之所以能够以一种上帝的眼光去获得关于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普遍性的本质知识,是因为它拥有独特的区别于经验科学的“仪器或工具”^[9](P46),即哲学的概念思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这是哲学这种特殊思维方式的特质^[9](P37)。因此,普遍的概念式认识成为哲学这一独立王国特有的知识形态。

第三,它相信,作为独立的形态,哲学确立的以“实体化”概念为核心的普遍的本质性知识,不仅是理论形态,同时也构成“世界的本质”和“现实的原则”。黑格尔曾指出,对传统形而上学而言,概念的规定即是存在的规定,因而是现实世界的灵魂。黑格尔虽然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性的抽象性,但他把“理性统治世界”的原则推进到巅峰和极致。在他那里,“思辨”的概念即理念就是现实:“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9](P44),因此,理念是现实世界的真实主体,现实世界不过是它的宾词和客体,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基础和根据。

正是这些前提预设,支撑着以往关于“无前提”的“独立哲学”的信念;也正是立足于这一基本信念,提出了所谓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自我证成难题”。然而,它不能理解的是:对这些信念的反思、批判和消解,正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哲学的上述前提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们是“离开实践的思维”^[2](P504),而实践活动构成了哲学等一切意识形式的基本前提,它们遗忘和抹杀了这一基本前提,把哲学当成脱离现实实践的独立王国,从而使自己陷入无根的虚幻。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是人最本源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也是人与世界关系最为深层的根据。实践活动是人的有目的的感性活动,所谓感性活动,意味着它是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活动,因而与脱离和贬斥感性的抽象的概念性的观念活动有着重大不同。实践活动必须把自然界作为感性对象,它以人和对象的自然物质存在作为前提,遵循自然物的运动规律,自然物质存在对人的活动具有本源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同时,实践活动作为感性活动,又是人的目的性活动,这里的目的,不仅包括人的理性和思想,还

包括人的动机、意志、需要、欲望、感觉等全部人的本质力量。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就是把人的目的性对象化到自然界,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使之从“自在之物”转化为现实的存在。正是这一点体现出人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实践活动作为这种有目的的感性活动,使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等相互规定、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生成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马克思确立的实践观点,为人们的认识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以往哲学的全新的思维方式,它为理解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哲学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根据。

实践观点的确立颠倒了哲学与感性实践的关系,确立了感性实践活动相对于哲学理论的优先地位。正是通过这一根本性的颠倒,使“无前提”的“独立的哲学”形态的独断性和无根性得以充分暴露,从而提出了这样的革命性的要求:必须抛弃这种对哲学的幻觉,并重新为哲学的存在寻求新的定位。

首先,从实践观点出发,前述哲学观的第一个前提预设,即哲学可以站在世界之外获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终极知识的“外在论”观点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实践活动作为有目的的感性活动,表明人是一种世界性的存在。从始源关系来说,人来自自然,人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通过实践活动把自然存在转为人的无机身体,使之成为人的现实世界的内在环节。因此,无论从始源还是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与世界之间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相互规定和内在统一关系,人属于世界,世界也属于人。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世界是人的内在规定,人也是世界的内在规定;离开人的世界和离开世界的人都是无根的虚构;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试图自己把人从他与世界的关系中抽离出来,成为孤立地把人视为孑然独立、俯视世界的上帝,从而去捕获关于世界的总体性的绝对知识,这种观点把人与世界本来不可割裂的生存实践关系截然分裂和对立起来,实质上是把哲学的思维虚化为无世界的抽象的幽灵。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成为“离开实践的思维”,并因此使之成为“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所提出的问题也因此成为“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P504)。

更重要的是,从实践观点出发,哲学不仅不拥有与世界相隔离的、无条件的阿基米德点,而且,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必须以生活实践为条件和基础。换言之,在生活实践与哲学的关系中,前者才是真正无条件和无前提的,后者必然以前者为条件和前提,才能获得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对此,马克思说道:“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P531),在历史中的这个“第一个前提”基础上,引起“新的需要”,而“满足新的需要”的一般过程又伴随着“人自身的再生产”这“第三种关系”,以上三者意味着,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过程,必然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这二者的历史性的统一,构成了人的“生产方式”^[2](P531-532)。在马克思看来,以上四者构成“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基本方面,“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2](P533)。在此,当马克思强调“意识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时,所指向的并非时间的先后关系,而是一种条件与产物、基础和派生物之间的关系,它意味着,当哲学自以为是“无条件”的独立王国,拥有俯瞰世界的绝对超越立场的时候,其根本错误在于颠倒了这种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于它“脱离他的全部经验生活关系,脱离他的活动,脱离他的生存条件,脱离作为他的基础的世界,脱离他自己的肉体”,并反过来把自己视为这一切的根据^[3](P326)。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误置。正是这种误置,使这种哲学立场陷入了无根的幻象。

可见,把生活实践理解为哲学最真实的诞生地,哲学必然失去了其自诩的绝对性和无限性,并凸显其相对于生活实践的有限性。在马克思看来,生活实践是一种总体性的活动,在其展开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等多重复杂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在一起,使之既区别于单极的纯粹自然世界的存在和运动,也区别于单极的观念世界的抽象活动。正是这种由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内在统一构成的总体性,使实践活动获得了现实和具体的品格,与

之相比,哲学运用概念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总是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它只是对实践活动及其现实世界的某一特征、某一方向、某一侧面的认识,生活实践的总体性拒斥这种某一特征、某一方向、某一侧面的认识片面地、夸大地膨胀为“神化的绝对”并自觉到其有片面性,把哲学视为无条件的独立王国。以之规定人的总体性的生活实践,意味着以两极对立的单极化思维,导致了丰富和具体的、由多重矛盾关系的否定性统一的生活实践的瓦解和抽象;同时,实践活动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生成和创造性活动,不同于动物的现成性存在,超越任何前定的先验本质规定的束缚。通过实践活动生成自身、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是人独特的生存发展方式,与之相比,哲学的“终极”的、“普遍”的概念化知识总是具有凝固性和僵化性。因此,以实践观点为基础,必然拒斥把哲学观念和原则绝对化,以之为终极根据来规范和决定人的实践活动,拒斥用一种先验的教条和原则定义后者,从而使实践活动沦为抽象原则和先验教条的牺牲品。第三,实践活动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它有历史,马克思说:“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P544-545),正是在这种人与环境的辩证运动中,人生成和创造自己的历史,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2](P504),因此,实践活动正是人的这种历史性的深层根据。与之相比,哲学上帝的眼光试图获得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性的本质知识,它必然以超历史的“永恒现时性”为追求的目标,“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P525)。相对于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任何哲学理论都是有限的,如果试图以之规范人的实践活动,其结果必然导致实践活动历史性的丧失。

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总体性、历史性、由矛盾关系所否定性关系构成的现实实践活动为基础,哲学作为“无条件的独立哲学形态”的幻觉被揭穿,它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2](P526)。它表明:“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3](P525)

那为什么以往哲学会陷入自我理解的幻象?为什么它会脱离现实生活实践并把自身幻化为无条件的独立的哲学形态?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幻觉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种思想的抽象病症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分裂。这种分裂集中体现为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P552)。这意味着,由于现实社会生活的这种分裂,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把它抽象为普遍性的并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并试图通过这种虚假的普遍性,掩盖和摆脱现实生活的分裂和对立。正是基于上述“戏法”,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2](P553)。因此,要消解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一方面需要哲学与现实的物质生活之间被遮蔽的深层关系出发,揭示这种意识形态幻象的无根性: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现实的物质生活过程为出发点,包括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2](P525)。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和消除导致这种意识形态幻象的现实生活土壤,如果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分裂,那么,只有在根本上克服现实社会生活的对立,才能使这种幻象彻底消失,而这一任务,不仅仅是理论的任务,更是实践的任务。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当后来的哲学家们指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缺失哲学位置的时候,他们是从站在世界之外的无条件的独立哲学形态的立场上进行指控的。然而,对这种无条件的独立哲学形态的反思和批判,揭示其无根性和独立性,正是马克思哲学的自觉诉求和重要指向。在此意义上,它对马

克思理论非哲学乃至反哲学的指控乃是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哲学观的基础之上。

三、在哲学与生活实践的辩证关系中重置哲学的合理位置

马克思放弃和消解了无条件的作为独立形态存在的哲学,其根本目的是重新理解和安置哲学。在马克思看来,“无条件”的“独立形态存在”的哲学的消解,并不等于哲学的终结,或者说,并不像前述许多人所指称的那样,意味着走向“非哲学”或“反哲学”,而是要自觉地在与生活实践的辩证关系中,重新理解哲学的性质和功能,重建为哲学寻求合理的定位。

消解无条件的独立形态的哲学,并与此同时重新探求哲学的合理位置,是马克思哲学观的形成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1842年6-7月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中,马克思批判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10](P219),并因此使哲学成为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0](P6)。马克思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指出:“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而现在哲学已经世俗化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11](P7)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哲学的世俗化”以及在“斗争中证明哲学意识”的观点。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既反对要求以理论规范现实的理论派,也反对简单否定哲学的实践派,而是要提出了“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2](P17),即“哲学与无产阶级内在结合”的观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原则进行深入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形成了更为自觉的理解,他说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2](P502),并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P502),在此,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从批判和改造现实世界的角度明确地表达了对于哲学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标志着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12](P526),在此,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把对感性世界及其历史的自觉理解,并通过这种理解,推动“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2](P527)视为哲学的基本任务。晚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2](P8)作为研究对象,并认为“不崇拜任何东西”的具有“革命批判本性”的辩证法是在把握这一研究对象的“实际运用的方法”^[12](P21),在此,辩证法成为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哲学武器。

以上我们简单勾勒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著述中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经典论述。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深化进程,马克思的这一系列表述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在其中贯穿着一致的基本取向:那就是要把哲学从与现实世界相隔离的、无条件的、孑然独立的超然状态中摆脱出来,把哲学从“世界之外的遐想”拉回到“粗糙的地面”上,要求从与生活实践的辩证关系中重新思考哲学合理的位置。

从与生活实践的辩证关系中重新思考哲学的位置,意味着对哲学的基础、哲学的性质、功能和哲学的存在方式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原则的重大调整和转变。

对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的重置,是马克思哲学观转变的重要内容。当以往哲学指责马克思是“非哲学”或“反哲学”的时候,它们对哲学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的理解具有“自我循环”的独断性质。他们认为,哲学的基础就在于自身,即依赖于哲学为自己确立的“无条件的绝对支点”从而实现为自身奠基的使命,在哲学史上,这一“无条件的支点”表现为关于“存在”“我思”“绝对”等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原则。虽然这些形而上学原则赋予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地把这些原则视为全部哲学的起点和归宿,因而

也构成全部哲学的基石和阿基米德点。哲学以自己建构的形而上学原则为基础,同时又以通过植根于此基础演绎而成的理论体系证明这一基础的真理性和客观性,这种“自我循环”性质在黑格尔那里被称为“逻辑的圆圈”并得到了自觉的表达:“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13](P56)这种“自我循环”式的为自身奠基的工作的实质,马克思曾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作出过十分深刻的揭示:“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2](P203),置身于世界之外,哲学家把自己设定的原则作为哲学的基础,并进而把它确定为整个世界的尺度,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颠倒,把派生的东西当成基础性的东西,并把基础性的东西当成派生性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为哲学奠定合法性基础的方式,使哲学完全失去了与现实生活的内在相关性,从而错失了自身真实的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作为人的特殊意识形式,只有从与现实生活的关联中,并植根于现实生活才能获得自身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这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哲学必须跳出自己封闭的观念体系藩篱,从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中获得存在的根据,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自觉反思和理解获得自身的主题和内容;其二,哲学的意义和价值最终也应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哲学不是哲学家们概念的思辨游戏,而应成为推动现实生活迈向自由和丰富的思想力量,这即是说,哲学的任务不是在与现实的分离中为人们的思想和现实生活颁布永恒的法则,而是应成为内在于现实生活并为促进现实生活的发展提供积极的思想力量。哲学的责任不只是论证形而上学理论原则的真理性和客观性,更要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承担责任。

哲学必须以现实生活而不是以自己设置的形而上学理论原则为基础,这是马克思在哲学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上实现的根本性颠倒。马克思说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2](P525)在马克思看来,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也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以反思批判的方式克服种种对人的现实世界的抽象化片面化的理解,以一种符合现实世界真实本性的方式,推动和深化对它的自觉把握,就是哲学最根本的主题和任务。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世界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观念世界的衍生物,而是以自然界为基础并通过人实践活动所参与和创造而生成的世界。自然界构成人的现实世界的重要前提并始终构成人的现实世界的基本环节,但同时,人与其它存在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以实践活动为中介而得以现实地展开。在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肯定性关系,而成为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在其中,自然物质性与人的目的性、人对自然的受动性与人的主动性等双重关系相互渗透双向生成,从而形成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就此而言,人的现实世界既不是单纯的自然世界,也不是单纯的人的观念和目的性世界,而是这二者的否定性统一。马克思曾说:“成为人的现实”,就是“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2](P190-191),实践活动这一对象化活动创造的人的现实世界,不是某种终极的形而上学原则决定的单极的抽象世界,而是由双重关系的否定性统一所构成的矛盾世界。

同时,由于人的现实世界具有上述由多重矛盾关系构成的否定性统一性质,也决定了人的现实世界的历史生成性。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中,上述矛盾关系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推动了现实世界不断进化到更高的统一,创造出更新的存在形态。人的现实世界既不同于由机械因果性支配的自然世界,后者的存在由先定的自然法则规定,因而对它而言只有运动和进化而无历史和发展;同样,人的现实世界也不同于纯粹的精神世界,后者由超感性的观念原则规定,因而其历史和发展只是抽象的精神的运动和发展。人的现实世界的生成是以实践活动为中介,自然世界的因果性规律与人的目的性规律相互渗透交互作用,人以自身的目的性作用于自然界,把目的性对象化于自然对象之中,同时,自然界也向人生成,转化为人的“无机身体”。正是在这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中,人的现实世界随之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扬弃和超越自我,从而推动现实世界不断实现自身历史性的跃迁和发展,并使之成为人不断生成自身和实现自由的家园。

要理解人的现实世界,最为关键的就在于理解和把握构成人的现实世界的复杂的矛盾关系及其历史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以一种“内在”而非“外在”的立场和态度切入现实世界。如前所述,当以往哲学把自身视为独立的理论形态的时候,它把形而上学的原则视为哲学的支点和根据,从这一支点和根据出发,必然会把现实世界还原为某种单极的抽象原则,从而导致现实世界的分裂和瓦解。在哲学史上,抽象的唯心主义者从超感性的理性原则出发,结果必然把现实世界把握为抽象理智本质的环节和化身,旧唯物主义者从自然物质原则出发,结果必然把现实世界把握为自然物质的延伸和翻版。因此,这种外在的立场和态度不仅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人的现实世界,而且从根本上是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和发展本性相背离的。与外在的立场和态度不同,以一种内在的立场和态度理解现实世界,意味着自觉放弃从世界之外以抽象的形而上学原则规定现实世界的思维定式,而是立足并深入现实世界,把反思构成现实世界的矛盾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作为哲学的基本主题和任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历史性,决定了由实践活动展开的矛盾关系所创造的现实世界也必然具有历史性,理解和把握这种矛盾关系的历史性内容,审视人的现实世界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批判性地反思现实世界的进一步丰富和跃迁所面临并要回应和克服的历史课题,并探求在扬弃和超越这种历史课题的过程中展现未来的可能性,等等,就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根本任务。在此意义上,在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后者才是前者的基础,它不能以从自身设立的形而上学原则为根据获得自己的内容和主题,相反,现实世界才是哲学现实内容和主题的源泉,离开现实世界,哲学将无所附丽。

哲学自觉地抛弃外在的形而上学原则,立足现实世界,从中获得关于自身的内容和主题,并不意味着哲学成为现实世界的附属物而失去其特有的思想功能,恰恰相反,哲学以现实世界为根基,与哲学发挥其促进推动现实世界不断自我超越和自我扬弃的思想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自觉地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哲学才真正成为内在于现实世界并推动现实世界跃迁,促进现实世界在历史运动中不断成为人的自由家园的积极的思想力量。

哲学作为这种积极的思想力量,其功能首先体现在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推动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自我理解。自古以来,人们把“认识人自己”作为哲学的最高目标,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自觉反思,是“认识人自己”最根本的途径。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但由于现实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使得对它的自觉认识和把握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思维方式。常识思维因其直观性和非反思性,无法切中现实世界的深层本质,科学思维因其对象化的知性特质,无法把握现实世界的矛盾性和历史性。与它们不同,哲学则要超越常识和科学思维的局限,破解种种意识形态的遮蔽物,以一种反思意识的形式揭示构成现实世界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及其历史性,从而使人们从对现实世界的种种幻象中摆脱出来,增强和提升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自我理解。在此意义上,哲学代表的是一种对人的现实世界的“自我理解”的思想力量。只要人类历史仍在延续,人们就永远需要哲学这一思想向度。

同时,哲学作为积极的思想力量,其功能进一步体现在,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它批判性地审视并揭示现实世界的历史发展水平与人的自由个性发展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推动人们不断克服现实世界的历史局限性,并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既承继以往历史发展的成果,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4](P270),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遮蔽和阻碍人的自由个性的历史局限性。由此,常识由于满足于对自明性事实的服从而缺乏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批判的意向和能力,科学思维方式因坚持对象性思维方式,对自身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持无条件的肯定态度,而难以避免陷入对现实世界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与它们不同,哲学要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前提性反思和批判,揭示现实世界的有限性与非完美性,呈现并破解现实世界中蕴含的与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相悖的“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从而克服一切独断性的先验教条对现实世界的束缚,激发现实世界永保自我超越和扬弃的活力。马克思强调:“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

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P22)。在此意义上,哲学代表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的思想力量。

最后,与上述二者内在相关,无论是对现实世界的自我理解,还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判,哲学这些功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它对现实世界的未来发展所应追求和趋向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的自觉,就此而言,对现实世界的自我理解自我批判的寻求和确立价值理念价值理想,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哲学的另一重要功能。对此,马克思明确说道:“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3](P7)这里说的“新世界”,就是一个让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与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内在统一的现实世界,通过对人的历史发展的辩证理解,马克思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4](P52)确立为人的未来发展应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这一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意味着,人在他创造的现实世界中获得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真正成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家园,现实世界中那些与个人自由个性相对立的、统治个人全面发展的盲目的异己的力量被置于社会化的人的自觉控制之下。推动这样的现实世界的生成和创造,是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P539)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彰显的正是哲学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它为理解和批判现实世界开辟了面向未来的超越性视野。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消解了作为独立形态存在的哲学,并因此消解了以往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外在关系,自觉地在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确立了一种辩证的内在循环关系。一方面,哲学成为包含于实践活动和现实世界之中的内在环节,离开对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的历史性领会和理解,哲学就将成为无所附丽的虚幻幽灵;另一方面,哲学又是提升人对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本质的自觉意识,推动其不断反思、批判和超越自身的积极力量,离开哲学的这种反思批判和超越力量,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就将陷入静止僵化,失去其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性质。这种内在的辩证循环关系一方面表明,哲学的秘密在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哲学必须从对现实世界的自觉理解中获得自身的内容和主题,并在对现实生活的自我理解和反思中实现自身的功能;另一方面表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的秘密又在于哲学,人的历史实践活动需要哲学思想力量的自觉指引,现实生活的意义需要在哲学的反思中获得自觉的澄明。前者意味着哲学对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的依赖性,后者则意味着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展开对哲学思想力量的内在吁求。在马克思哲学那里,这两个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

对上述哲学与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的辩证内在循环关系的自觉理解,意味着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抽象的知性的二元对立被彻底抛弃,哲学因此确立了自己真实的存在根基。以往哲学以一种两极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把哲学与现实生活打成两截,由此造成了两种极端的后果,一是哲学成为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并试图规范和统治现实生活的思辨的超级话语,一是使哲学消极屈从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因此沦为失去超越维度的单向度的经验存在,哲学因此成为多余的应被“终结”的理论现象。这二者,虽然取向截然相反,但结果均使哲学失去了自身合理的位置。马克思通过对哲学与现实生活的上述循环关系的辩证理解,克服了这种抽象的两极对立,并使哲学的思想内容、主题、理论性质和功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解释原则的重大转换。它表明:以传统形而上学为典范的哲学形态的“消灭”,并不等于哲学本身的“终结”,相反,通过对哲学与现实生活内在循环关系的辩证理解,哲学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存在根基,作为根植于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生活的“内在而超越”的思想力量,它将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永远显示其不可缺席的存在。哲学在克服了以往的独断性和抽象性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失去其独有的思想向度,相反,在与现实世界的内在关系中,哲学作为一种现实世界的自我理解力量,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

判向度,一种关于现实世界未来发展的超越性视野,构成了推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这两个方面的结合,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践内在统一的根本精神。这种内在统一是历史和辩证的:现实世界构成哲学最真实的根基,同时,哲学又以一种理论的方式趋向现实,作为内在的思想力量参与现实生活的运动和跃迁之中,“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2](P504)。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和良性循环关系之中,所谓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被彻底证伪,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哲学维度在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获得了坚实的根基,并获得全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埃蒂安·巴利巴尔. 马克思的哲学. 王吉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卡尔·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王南湜、荣新海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6] 沃尔夫冈·豪格. 十三个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再阐释. 朱毅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7] 弗兰茨·梅林. 保卫马克思主义. 吉洪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8] 希拉里·普特南. 理性、真理与历史. 童世骏、李光程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 [9]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黑格尔. 逻辑学:上.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 "Problem of Self-justification" in Marx's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of Marx's Thought

He Lai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Whether there is a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in Marx's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 is not a self-evident problem, but full of great controversies. Among them, the "problem of self-justification problem" in Marx's philosophy constitutes the focus of this dispute. How to respond to the "problem of self-justification" in Marx's philosophy is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to elucidate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of Marx's thought. For this purpos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and thoroughly analyze the true meaning of "anti-philosophy" and "non-philosophy" in Marx's philosophy, and grasp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of Marx's thought from the revolutio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life practic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vide a fundamental defense of the legitimacy of philosophy in Marx's system of thought and reveal the uniqu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his philosophical outlook.

Key words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of Marx's thought; the "problem of self-justification" of Marx's philosophy; the appearance of independent philosophy; the view of life practice

■ 作者简介 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5。

■ 责任编辑 涂文迁